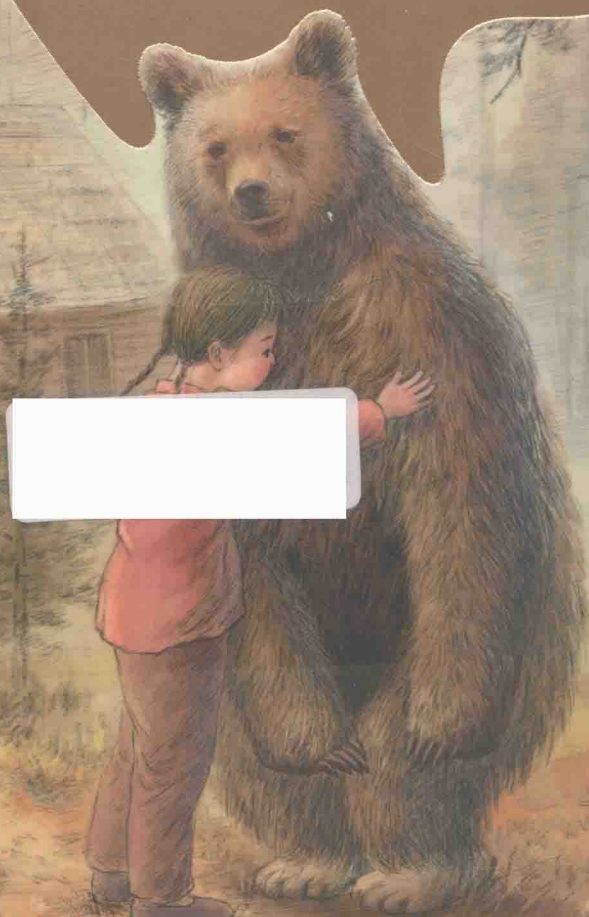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获奖作家书系

车培晶 著

车培晶
作品
精选集

你好，棕熊



南京大学出版社

车培晶作品精选集

你好， 棕熊

车培晶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好,棕熊 / 车培晶著.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1
(车培晶作品精选集)
ISBN 978-7-305-18722-3

I. ①你… II. ①车…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5250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项 目 人 石 磊
项目统筹 刘红颖

丛 书 名 车培晶作品精选集
书 名 你好,棕熊
著 者 车培晶
责任编辑 邓颖君
终审终校 邵立楠
装帧设计 谷久文
美术编辑 詹恋莎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300 1/32 印张 5.125 字数 113千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18722-3
定 价 24.00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录

代课老师	1
关于六舅和小白马	11
谁是猎杀棕熊的能手	19
病猪肉事件	31
三个“英雄”	41
从暮色中走来的小棕熊	51
清晨的惊呼	63
住在树上的女孩儿	73
陈校长监考	83
借我一支猎枪	95





新媳妇 107

秋天来到海拉湖 115

梦灵验吗 127

两个偷熊贼 133

梦想成真 143

海拉湖森林的故事讲不完 151



代课老师

我认识的这个名字叫水玲玲的小姑娘，是在北方的森林里。

那是一个把好几座山峰连接在一起的大森林，林子里有茂密的红松、樟子松、落叶松、云杉、冷杉，还有其他一些名目繁多的落叶乔木：桦树、橡树、榆树、水曲柳、黄菠萝树、胡桃楸……

一般人在地图上难以找到这片林地，但水玲玲能够飞快地指出它的位置，她将这片林地称作“海拉湖”。其实，这片林地地图上是没有名字的；假如有的话，好像也不该叫海拉湖，这种叫法让人费解。

没有别的办法，我也跟着这么叫。

原因很简单：我不想让水玲玲不高兴。实际上，我也很难纠正她的错误，她的祖母、曾祖母都这么叫。她们说：“叫海拉湖有什么不妥？”

我在这片闭塞的林区当代课教师。虽然，我还不是正式的教师（政府发工资的教师），但我肚子里装的墨水比这儿任何一个人都多得多。可是，我在这儿得到过一个又一个深刻的教训，这些教训告诉我：别在水玲玲面前摆教师的臭架子，把你所有的把戏



统统收起来吧。

水玲玲是个固执的小姑娘，固执得像块榆木疙瘩。她的祖母、曾祖母，也是这类固执己见的、让人难以改变的山里人。她们从未走出林海，从未坐过火车，连电话怎么打都不知道。年年岁岁，森林将她们包裹着，她们如同生活在四面被高高的土墙围筑的古老山寨里，与外界没有任何直接的往来。所以，在很多问题上，我不想在水玲玲面前自讨没趣。她把圆珠笔芯叫成鹅毛杆儿，把手电筒叫成铁灯笼，我也不去纠正。

这么说，我是个不负责任的、混日子的教师吗？

不，不。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水玲玲认得一头熊，那是一头生活在海拉湖森林里的棕熊。

我没有理由去轻易伤害水玲玲，她与那头棕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那头野棕熊属于她——准确地说，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凭什么我要去得罪她呢？

可以说，这是我的一份私心。

这份私心促使我忍不住要讲这个故事。

我在海拉湖森林的一座大木头房子教室里给学生上课。阳光斜射，树顶上的松鼠被镀上金色，野蜂曼舞，雄雉鸡在老林子里激越欢鸣。我一米八九的个头，戴近视眼镜，穿着一件有四个兜的中山式蓝涤卡上衣，下面的两个兜是吊兜——这种款式的衣服当时已经淘汰了，我却穿着，这给人一种十足的落伍感，可我不在乎。服装能够让人产生某些联想，但它不能完全说明一个人。





我穿的中山式蓝涤卡上衣的四个兜很大。我曾经在无聊的时候用它们装高粱米玩，四个衣兜能装三公斤多高粱米，走起路来，我就像捆着弹药袋的远征军士兵。我的学生都很羡慕我的衣兜这么能装东西。

不装高粱米时，我的衣兜里只装着一支“英雄牌”钢笔——它是一位姑娘送给我的示爱信物。我把它别在左上方的兜里，它露在外面的部分在太阳下熠熠闪光。但是后来，这支钢笔莫名其妙地丢了。这样，我的四个衣兜便空空如也。

天热的时候，我把中山式蓝涤卡上衣脱下，挂在大木头房子教室的壁角上。好奇的学生总以为我的四个衣兜里装着他们从没见



过的好东西。一个名叫巴巴毛的男孩子偷偷摸过我的四个衣兜，结果只摸到一枚纽扣——那是我备用的纽扣。他以为那是一枚面值为五角的硬币，掏出来一看，是枚带四个孔的黑纽扣。

这件事让巴巴毛和别的男孩子一起伤心了好多日子，那些日子，他们看我像看一个乞丐。

我确实穷，因为代课老师薪水微薄。我的眼镜一块玻璃碰裂了，没钱换，就那样戴着。

我一直为丢失的“英雄牌”钢笔难过，它对我的意义可不仅仅是一支钢笔啊！我仔细回想，它可能被我掉在了我每天都去挑水的井里。我去那儿找，井水清澈见底，不见钢笔。也许它被我掉在了水玲玲家的甜瓜地里。

我饲养了一头龙睛虎眼的小瘦猪，它酷爱跨栏运动，那天中午它创下一个新纪录：从两米高的栅栏顶上跃了出去，并钻进水玲玲家的甜瓜地里，啃食了一只没熟的小甜瓜。我冲过去将它捉住，它猛烈挣扎着的四蹄刚好踢到我的两个上衣兜，“英雄牌”钢笔大约就是在这个混乱时刻被踢掉的。当时，我似乎听到有什么东西落在泥土上的声响，可我只顾得上逃跑，任凭小猪在我怀里乱踢乱蹬。我是担心水玲玲的祖母闻声而出，如果她发现小猪进了瓜地，定会冲我大发光火。我是老师，老师怎么可以被别人斥责呢？

这样，“英雄牌”钢笔从我的衣兜里消失了。也许水玲玲的祖母拾到了它，也许被她锄草时埋到了泥土里。这个老女人每天中午都要在甜瓜地里锄草，瓜地里有一种生命力极强的草，叫三角叶子，它们只有在骄阳似火的中午被锄掉，才可能彻底终结生命。



我的学生为我是个穷光蛋而伤心，而我是最应该伤心的人——那么珍贵的钢笔稀里糊涂丢失了，我不能不难过。别以为当老师的都大度，老师丢了东西照样心疼，只是我不想让学生看出来。

我没有对学生提及丢钢笔的事，我担心那样会在学生中间造成骚乱，孩子们会互相猜疑谁偷了老师的钢笔，可能还会为此吵架。巴巴毛最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因为他掏过我的衣兜。所以，还是不提为好，把难过留给我一个人吧。

我一共教了九个孩子，我是多面手，既教语文，也教数学，还有思想品德、音乐、体育。九个孩子分六个年级，其中一年级的一个，二年级的三个，三年级的一个，四年级的两个，五年级和六年级各一个。这就是说，我得同时教六个年级的课程。这很能考验一个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

不过，好在林区有的是木材，巴巴毛的父亲会木匠活儿，他为我们做了六块不大不小的黑板，涂上漆黑的墨汁。六块黑板分别挂在教室的四边，一个年级守着一块。这样，学生坐着的方向就不可能一致了，他们背靠背围成一圈儿坐，我转着圈儿依次为他们讲课，就像我跟孩子们在玩一种转圈儿游戏。就好比我是月亮，孩子们是地球，月亮绕着地球转。

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绕着九个学生一边走一边说：“你们把铅笔削尖一点儿，好不好？”

我在学生面前讲话，一向使用温和柔顺的口气。我从不发火。水玲玲是九个学生中的一员，她不是一般的小孩，她认得一头野



棕熊，她同野棕熊相濡以沫，我怎么会发火？

我的话说完了，好像没有人听得懂。

我又平平地和说了一遍：“把你们的铅笔削尖一点儿，好不好？”

这回，九个学生都听清楚了，但他们悄悄将各自的铅笔刀藏到衣兜里，然后做出迷茫的样子看着我。

我提醒他们：“不可以把小刀揣到衣兜里，有危险，知道吗？”

九个学生几乎异口同声反问我：“那么放到哪儿？”

是啊，我的九个学生都没有书包，他们习惯用一块方巾包着课本。这实在没有办法，因为这里贫穷。

贫穷会妨碍你做许多事情，但你无法改变，你只能顺势而为。

课间，我的学生热衷玩摔跤游戏，年龄大的和年龄大的摔跤，小的跟小的摔跤，有时是混合摔跤，即大的与小的较量。他们在教室外边那棵杏树前拉开架势，摔起来时会四处移动，有时能移动 to 小操场南边，那儿有条小河，两人滚缠着会滚到河里，弄湿了衣裳。这是一项快活的游戏，合乎孩子的天性，也有利于身体发育，摔一摔才结实啊。所以，我一向支持。

我小时候也爱玩摔跤，我是在天津读的小学，那时候天津盛行摔跤，夏季傍晚几乎每条胡同巷子里都有摔跤的，光着膀子摔，看热闹的人鼓掌、喝彩、哈哈笑。我跟一位伯伯学会了天津式摔跤。

我想教我的学生天津式摔跤，可他们学不来，他们习惯了林区的摔跤方式：两人一上场先搭上马架，即四条胳膊架在一起，然后摔起来。一个大的跟两个小的摔，小的先抱住大的腰和一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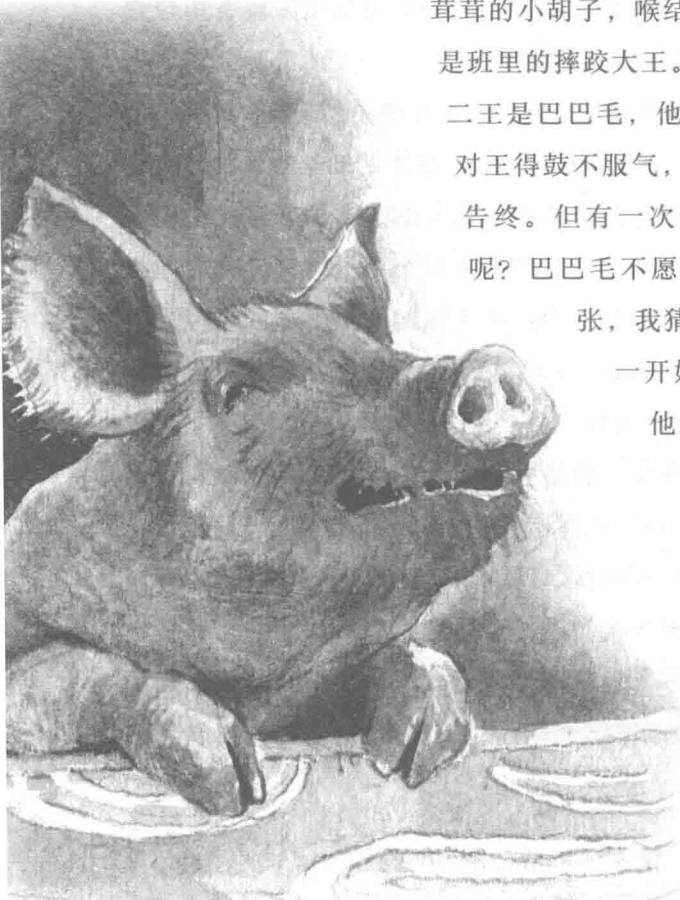


大腿，再开始摔。总之，这种摔法比较安全。这也好，因为当老师的最害怕学生出事故。安全第一。

“战争”有时也会蔓延到猪圈边，我养的那头小瘦猪从木栅栏里伸出长嘴“唧噻”乱叫一通，就像它是观众，为摔跤手吆喝。我也当观众。比较有观赏性的是大同学跟小同学摔跤。两三个小的与一个大的纠缠在一起，往往大的占上风，小的很少取胜。因为小的没经验，不懂得协同作战。

我的学生中最大的一个叫王得鼓，十四岁，嘴边已经生出毛茸茸的小胡子，喉结有桃核那么大了。他是班里的摔跤大王。有大王就得有二王，二王是巴巴毛，他比王得鼓小一岁，他对王得鼓不服气，但多次挑战都以失败告终。但有一次，他赢了。怎么赢的呢？巴巴毛不愿说，王得鼓也不愿声张，我猜那是巴巴毛耍赖了。

一开始巴巴毛就溃不成军，他几次被王得鼓压在身上，两个人在操场滚来滚去。滚着滚着，王得鼓杀猪般叫了一声，之后巴巴毛反败为胜。我以为王得鼓叫唤，是让装在衣兜





里的小刀捅了肚子，结果不是，他肚皮好好的。我猜，一定是巴巴毛抓疼了王得鼓的裤裆。

林区也有女孩子喜爱和男孩子摔跤，发育早、骨骼壮实的女孩子会令男孩子望而生畏。但我教的这个班级没有这种情况。我教的这个班级只有水玲玲这一个女生，她从不参与这项游戏，这是对的。瘦弱的她只是当观战者。从表情上看，她对这种游戏心怀无限的忧虑。她不希望王得鼓摔跤大王的位置有所动摇，但也不愿看到失败者在王得鼓面前沮丧的样子。

水玲玲骨瘦如柴，头发稀疏发黄，脸色是那种让人怜惜的玉白，四肢细如剥光了皮的桦木棍儿。形象点说，她像一棵纤弱的白芨。跑动的时候，两根小细辫子随风飘舞，叫人担心她会被一阵大风带到空中。

我从未见过如此孱弱白皙的女孩儿，而且是生活在林区里。她像一块光影儿似的在人们面前闪来晃去，我常常怀疑她存在的真实性，一直担心这块光影儿会突然消逝，再也找不到了。

有一次，我见她在专注地削铅笔。一把用废锯片儿打磨成的小刀握在瘦削的手中，她小心翼翼地削着，像怕惊动了什么，每削下一块木屑似乎都要为之叹息。她没有削下许多木屑，铅笔芯只露出一点点，而且没有削尖，就那样粗粗秃秃的——这里的孩子都这样，他们过分珍惜铅笔芯，不舍得削尖，因此，他们作业本上的字迹一律粗犷、脏黑，像些木炭。

我无法改变他们的这种习惯。

假如我发一道命令，让他们统统把铅笔削得尖尖长长的话，



首先会遭到王得鼓父亲的反对，水玲玲的祖母也会反对，他们会说我把孩子教歪了，糟蹋铅笔芯，那样的话，我在这个地方差不多就会失去立足之地。

我是一个代课教师，我想成为一名正式教师，我正在努力着，怎么可以因小失大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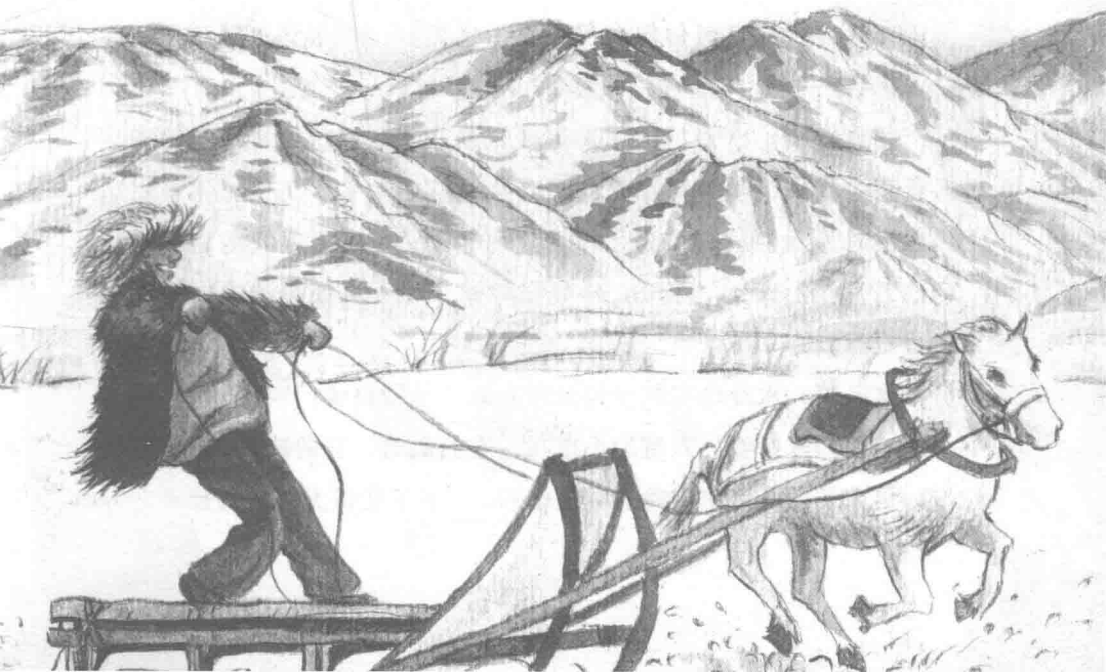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顺乎民意。况且削铅笔属于鸡毛蒜皮之事。字迹粗犷就粗犷吧，脏黑就脏黑吧，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不写错字。

这算是故事的一个开篇。

关于六舅和小白马

水玲玲家有个亲戚，是个黑脸膛、壮实得像铁塔一样的汉子，水玲玲称他六舅，有时也称他六叔。到底他们是怎样一种亲属关系，好像没有人说得清楚。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位亲戚有一匹神奇的小白马。

小马矮矮的，浑身雪白雪白，找不到一根杂毛儿。它的眼睛





又圆又大，黑黑亮亮。如果是在雪地里，从它的黑眸中，可以看到十几里外的那座叫刁姥姥的山峰，而且可以看清楚山顶的古松在风中摇曳的姿态。小白马的肚子浑圆硕大，仿佛是一只充足了气的橡皮囊。即使在它没有吃进很多的草料时，肚子也是浑圆硕大。它的四肢短而粗壮，蹄子大得出奇，像四只灰色粗瓷碗扣在地上。它擅长雪地奔跑，有超强的耐力，据说，它拉着雪橇可以持续奔跑一昼夜，简直就像民间传说中的神马。

在我的印象中，这匹小马的一对大眼睛里，深藏着人们永远无法窥视到的秘密。冰天雪地里，小白马拉着一架桦木雪橇，从远处的林海中急速奔来。水玲玲的六舅站在桦木雪橇上，身披一袭黑色山羊大皮袄，皮袄在风中飘动，很像一只展开巨翼的苍鹰低空滑翔。“喽——喽——喽——”他时而吼叫，吼声响彻雪原。小白马跑得快极了，白色皮毛与皑皑雪地融为一体，在人们的视觉中，水玲玲的六舅仿佛自己在雪的世界翱翔，因为那架灰白色桦木雪橇在飞奔中也很容易与白雪融为一体。

每年冬末，水玲玲的六舅都要来一次。当这位铁塔般的汉子驾着马拉雪橇，从林海深处驶出，从我们的大木头房子教室前飞闪而过时，我们的眼前为之一亮，精神振奋。这时候我的学生们忘记了正在上课，“轰”一声跑出教室，目光齐刷刷地追向小白马和雪橇上的“苍鹰”。

这一刻，水玲玲突然变得活跃起来，她扯高嗓门叫道：

“你们好好看！六舅的小白马，它的眼睛，它的蹄子！”

男孩子们听到水玲玲的喊叫之后，一下子变得无精打采起来。